

湖
边
夜
话

与人生

家族

庄孔韶 / 著

“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

"DUXINGZHE" RENLEIXUESUIXIANGCONGSHU

家族与人生

—— 湖边夜话

JIAZUYURENSHENG

HUBIANYEHUA

庄孔韶 摄影

ZHUANGKONGSHAOSHEYING

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JIAOYUCHUB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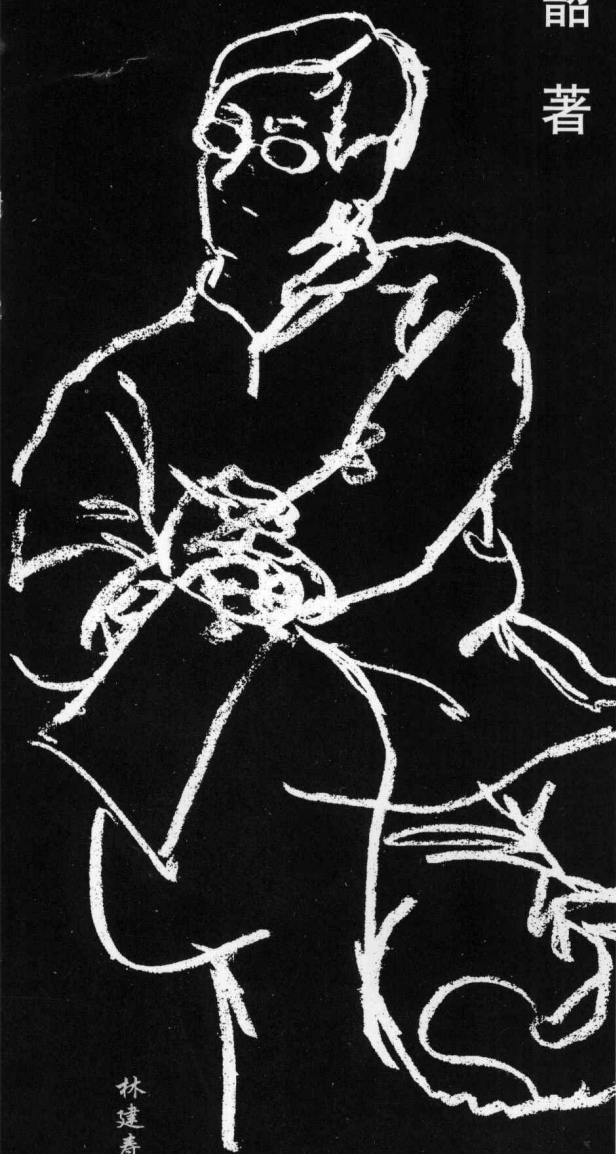
行
者
人
类
学
随
想
丛
书

家族与人生

——
湖边夜话

庄孔韶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林建寿
绘画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族与人生——湖边夜话/庄孔韶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

ISBN 7-5351-2874-2

I. 家… II. 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203 号

家族与人生——湖边夜话

©庄孔韶 著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

地址 430015·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电话 83625580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邮编 430034·解放大道 145 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8.25 插页:5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98 千字

ISBN 7-5351-2874-2/G·2341

定价:23.00 元

本版图书如因印装质量不合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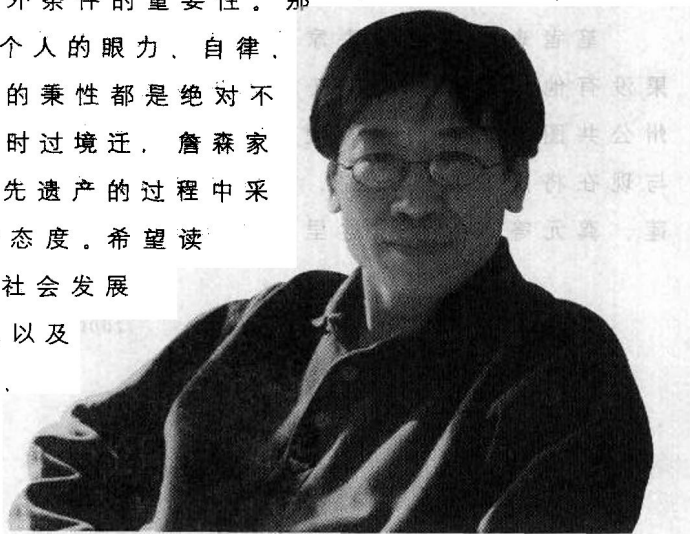
请与印刷厂调换



序

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美国西部地方史，以及新大陆文化精神模塑的过程分析，于是萌生写一本笔者熟悉的美国知名家族的经商及生活史——《家族与人生——湖边夜话》。

美国实业家早期西部开发的精神是怎样实现的？詹森家族各辈人从美国东北部到西部辗转开发的故事，体现了家族和个人事业成功的内外条件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的环境、个人的眼力、自律、自信和勇于实现的秉性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然而时过境迁，詹森家族后辈在承继祖先遗产的过程中采纳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希望读者能从西半球的社会发展个案中汲取教益，以及在商业、地方史、社会、文化、教育与人生哲学等方面作比较





康

的观察。笔者四年间观察参与美国家族生活，并阅读了相关历史文献、书籍，穿插口传故事，糅合了多种社会文化理论，写成通俗民族志作品（根据人类学的惯例，行文中更改了一些姓名和地名等）。

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大学生、研究生、历史学者、人类学者、教育学者、文学爱好者、美国研究者和当代青年创业者能从詹森家族的故事中发现自己喜爱的人物，以及回味对人生选择终极意义的理解。

笔者衷心感谢詹森家族成员多人所给予的真诚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信任 and 人生经验，以及如果没有华盛顿州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方便，中国人写美国人家族生活的过去与现在将是非常困难的。提供文献协助的还有庄吉琳、赵小莲、龚元等人，也在这里一并致谢。

庄孔韶

2000年10月于西雅图



家族与人生
——谢过夜话

“独行者”人类学通想丛书

家族与人生

jia zu yu ren sheng

目录

MU LU

- 1 密执安的故事
- 16 开发西雅图
- 40 城市震荡
- 53 山岳私人领地
- 65 飞行人事
- 76 “星巴克”咖啡馆
- 84 富人与穷人
- 101 感恩节那一天
- 122 尾声
- 123 本书参考书目
- 125 附录：詹森家族近世混合树系
(从18世纪40年代起，美国)

密执安

mi zhi an de gu shi

安的故事

“詹森太太，茶，还是咖啡？”

“茶，当然是茶。”

我知道她一定喝茶。我拿了一袋英国早茶，照例可以沏两杯。她每天三顿饭后都喝这种红茶，还喜欢加一点牛奶。

她的房后是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草坪，一直伸延到华盛顿湖边。有一套美国人庭院里流行的铁合金家具，镂空焊接的，圆桌宽大，座椅舒适。你知道西雅图的毛毛雨可不少，但这种制铁工艺在露天从来不上锈，我至今不知道里面添了什么金属成分。

詹森太太拉了拉靠垫坐下来。她往茶里加了一点牛奶和一块方糖来回搅拌着，望着静静的湖面和上面弥散飘浮的清凉水汽。

我起初是在教会认识她的，她看起来最多60岁，但我后来知道，按中国人的算法刚好少算了一轮。她很喜欢体育，老了还要打两下网球。不像多数亚裔，晚年有病了才想起锻炼身体。不过，全世界的老人都话多，这是一样的。詹森太太很喜欢和我在晚饭后聊天，但算不上唠叨。当然，我陪她可以

学英文，这是我们在教会团契里说好了的。噢，我最自豪的是学会了她在美国坚持下来的英国吃饭“技术”，你会用刀叉吃盘子里的一粒粒豌豆吗？谁要想学的话，请给我打电话或发e-mail，这可不是一天的工夫，真的。

英国早茶加牛奶口感润滑，的确不错。不过我吃季司蛋糕时，红茶里决不加糖。二战后从澳洲嫁来的詹森太太先吃一大把药，好像有保养肺的，你知道那一代人曾经饱受肺结核的困扰，染上了活过来已经不错了。美国人好像不怕化学色素，五颜六色的、条的、片的，有维生素C、维生素E，还有清理血管的、降血压的、保养喉咙的、止痛的，一共十几种。

“这两天我的背痛，睡不好觉……”

“是不是受寒了，中国人说受风了。想不想请中国医生看看，他们的办法和西医的理疗不一样。扎针灸、拔罐子，你想试试吗？”

“不、不。”

“你是不相信。那天 PBS 电视台专门播放了在中国学习中医回来的美国医生的专题节目，你不是也看了吗？美国人现身说法总该信了吧！”

“好吧，看看哪一天……”

专业书上说，不同文化对疼痛的理解和感觉是不一样的，亚裔人对待一些类型的疼痛总是能够忍耐，而白人的常规疼痛却经常直截地作出反应。这不是说人类共同的神经系统也会被不同的文化模塑吗？算了，我干脆试着给詹森太太捶捶背。我是在回忆我弟弟擅长的中国式小手法，她感到不错。不过她知道我的背也不舒服时，她说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民间手法不是这样的。有时会捏掐几下，我不知是英格兰祖先的，还是澳洲白人移民和塔斯玛尼亚土著的混合手法。总算不是那种几乎可以把脖子掰断的泰式大手法吧。

我想起来了，今天的家族故事詹森太太不会忘记了吧。她是有身份的又很认真的一位老人呀。



“现在的年轻人很容易忘记过去。有遗产的人家子弟，不是说所有的，容易懒散，不努力工作。如果儿孙辈有这样的人，我就不能把产业交给他们。全世界的小小说都说过类似的情况吧。”

“是的。中国也有‘家不过三代富’的说法。一样的。”

“富庶的时代、有钱的家族容易这样。可是，西部开发时期不是这样，那时的人能吃苦。”

这时，她从挂在铁椅背上的手袋里拿出一个泛黄的旧本子给我看。断断续续的家族谱系手记，钢笔和圆珠笔的颜色不同，显然是在随时补充。我很惊讶她一直关心一个家族的来龙去脉，尽管她从澳洲远嫁而来。

“我不知道你有这东西，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很久了。有的不过是流水账，但积累起来也有意思，一代又一代。还有照片，照相的发明太伟大了。照片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纪念的场景？是人的故事？还是片刻神情？”她拿出一张詹森先生早年的老照片问我。

“……是soul吧，英文是这样说。中文说‘魂’字的感觉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你定睛望着老照片中的人，你可以在脑子里让他或她活起来，请他们走过来，和你谈话。那就是中国人说的‘魂’来了。”我说着，看到她惊愕地望着我。

“很久以前，大约是在17世纪40年代，那时还没有发明出照相。这本子里记录詹森家族最早的一代人出生在麻省的一个小镇。他的儿子吉姆是个医生。到了第四代的哈罗德参加了革命军。第五代弗里克搬到靠近加拿大边境地区的劳伦斯河畔，他和一位名叫莎比的女子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托马斯。后来托马斯的母亲不幸死于1830年的一场霍乱……你看，早年的家族资料就是这样简单……噢，弗里克后来搬到密执安的斯顿县住下来……那一段的历史背景倒是有一些记载，但具体到个人就不知道了。不过早年的名人一直

有传闻。记载和传说有区别吗？约翰（我的中文名字詹森太太总是发不出音，就一直把我叫 John），明天去找找看，大学图书馆里有可能发现些什么。”詹森太太和不少老派的人一样，至今没有尝试一下电脑的滋味，就是到了图书馆也还是翻老卡片柜，不过，我倒想看看老资料是否已经输入了图书电脑系统。

第二天，我骑一辆 24 速细轮赛车。这个城市道路起伏，10 速以下的自行车别想爬上高坡。从大学村爬坡上去，转向一片常有乌鸦在上面盘旋的树林，再绕过大学最古老的杜尼大楼，没有三两分钟就到了广场边上的联合图书馆。听说美国 200 年左右的地方记录很详细。过去都是到外国查关于中国的资料，我还是头一次在图书馆查美国地方史的资料。

电脑的好处很明显，一调就能调出一个小县的史料，不过我找到如此珍贵的印刷品也是得到了许可的，那个时代的纸已经糟朽了，和我借的另一本同时代的传教笔记也同样如



暮色中的森林和海湾。



此。我站在书架之间浏览1879年出版的《斯顿县史》，就好像找到了一本明代的老县志那般喜悦。这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是《早期的开拓者》，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弗里克·詹森是这一地区第一任邮政局长，后来迁到劳伦斯的一区。人们为他盖了一座两层木楼，这也刚好赶上第二年的首次镇会议使用。”

1837年，弗里克第二次结婚。妻子是金斯顿的一位寡妇辛希亚，她的前夫是医生兼牧师。在县史的《地方宗教团体》一章中，介绍了当时是怎样组织教会的，例如谁作为主席就座，以及弗里克被指定为文书。文献还提到弗里克和辛希亚曾得到该教会颁发的结婚证书。

我从书里得到新发现，而且我好说歹说竟把书拿回来了，可乐坏了詹森太太。她在当天晚上拿出了一瓶干红葡萄酒庆祝。这是一瓶产自加州那帕山谷的产品。她以为我没有到过那帕，实际上8年前我就走遍了那里的各种酿酒厂。我过去分辨不出红酒的好坏，现在可不一样了！我使用詹森太太古老的立式开瓶器，因为柄长，所以轻轻一压，长软木塞就提上来了。于是我们像在大酒店里，稍微在高脚杯里倒上一点，来回摇晃和仔细品味，的确是上品。我和詹森太太碰杯时，才发现已是掌灯时分。

这里有一盏带玻璃罩的古老提灯，直径和高度都有50公分以上，一点起来，圆桌四围通亮，一直照到大草坪的灌木墙尽头。我在灯下重读《县史》的一段，是1839年的一次会议记录，再次提到了弗里克和辛希亚的时候，詹森太太打断了我的叙述：

“对托姆（托马斯的昵称）来说，他父亲再婚带来了不和谐的音调。他的继母太过于宗教执着。听说他们结婚以后每个星期日家里都要拉上窗帘，好像成了他家的风俗。”

“托姆很小就在密执安的圣贾斯佛河当船工，在杂货店当伙计和在邻居的农场打零工。这是那个时代的传统，也是一

种惯例，年轻人到20岁都要干活，是为了学习奉养父母。进一步说，如果他有能力赚钱，有收入，那才可以期待赎回他的自由。果然，19岁那年，托姆自己赚钱，大方地付给他父亲800美元，于是换回了他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此后他也很少和人谈起他的家事。”

“随后几年，他都定期给继母寄钱，还寄钱给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但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想去当兵。到了芝加哥一看，发现那些不起眼的人都能和雇主签约受聘，于是他又放弃了从军，折回密执安找工作。当时他身上只有50美分。起先他找到一份放牛的工作，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伐木工。”

“19世纪中叶，东部的森林已经砍伐殆尽，工厂主都被吸引到五大湖区。这时候的木斯城周围有广袤的森林，一下子城边的港口里到处都是木材货船准备出发。你知道，西部草原上的新城就是靠这些木材建立起来的……木斯河水很深，流经茂密的森林峡谷，后来这里的河谷又发现有金矿。这的确是建立大型工厂的好地方。一时，淘金人的喧嚣声，锯木和砍伐声此起彼伏。”

“不久，托姆和一家木材场的工头狄罗斯交上朋友。这两个年轻人雄心勃勃，渴望在木材业里出人头地。他们发现在木斯河的源头覆盖着优质的松树林，他们为了采伐，组建了二人合作公司。他们买了小船，准备了毛毯，干粮等必需品上路。他们漂流了几百英里，白天推着小船逆流而上，夜幕降临时，架上野炊，吃简单的饭菜。夜间还要防止野兽的袭击，狼群的嚎叫声，经常使他们难以入睡。”

“他们终于找到了支流的走向，和圆木漂流的可能性。托姆和狄罗斯最终如愿以偿，为他们的开发计划做好了准备。为了纪念这两位先驱者，至今这条水路一直被称做‘狄-托水路’”。

“詹森太太，有记载说1929年密执安森林保护部试图更改‘狄-托水路’的命名，但是遭到奥塞拉县居民以及詹森家族后裔的强烈反对，该提案以失败而告终。听说过吗？”我问。



“是的，那一定是民意的胜利。”詹森太太说。

“托姆最初搭帐篷的地点，就在现在的克莱尔县境。他们积攒资金，经过谈判，最终从政府手里买下那片林地。这是当地历史上第一次在木斯河谷伐木。”

“听说当时的土地价钱很低很低……”詹森太太想核实一些数字。

“那时允许移民向联邦购买土地，包括印第安人保留地在内的大西部总共有14亿英亩，遍及29个州。所以杰佛逊总统说，‘天赐良土’。按那个时代的地价，如有案可查的1790年的土地法规定，每英亩的联邦政府出售价仅为2美元，实际上有时甚至更低。”我根据资料说。

“而且不限制移民创业者的经营种类。”

“是的。那时的土地开发从一开始就不限于农业，而是包括多元行业系列，如采矿连接冶金和机械加工，像你的家族，像托姆，就是伐木、木材加工和建筑的开发相连接。”我说。

“自我实现，自律和成功的努力也是不可估量的。”詹森太太强调。

“密执安的冬季非比寻常，长时间在严寒下奋斗的确是一个考验。”我说。

“冬季，他们在他们居住的林区棚户周围不停地砍树锯木，他们也从周围的沼泽地上运来干草喂养牛群。春雪融化时，他们开始造船，准备木材漂流。但第一年的运气就不好。河里的水少，不足以运送木材到预定的工厂，这样一来就不能偿还投资。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到工厂去干活挣钱。当又挨到一年后的春季，河里的水变得很大很大，他们看在眼里激动极了，他们不停地漂运巨大的圆木，这是积累了两年的圆木，很多呀！你知道，当时的运输价虽然便宜，他们两人第一个冬天就积累了六十万英尺圆木，好大的一个数字！……托姆和狄罗斯合作得不错，他们终于赚了不少钱。当时钱的价值是不能和今天相比的。”

“后来呢？”我问詹森太太。

“后来，他们各自掌管一个工棚，可贵的是两个人能公平地分享每一笔积累的财富。他们把每次赚的钱立刻买更多的林地，托姆和狄罗斯二人成了木斯河谷最富有的木材商。他们的事业兴旺起来了，而且这一事业成了他们后半辈子的主要工作。”

“他们砍树可以说是crazy吗？林木枯竭的生态问题在那个时代或许还顾不上吧！有材料记载说，短短的几年里，密执安南部的森林已经告罄，甚至于幼林也被砍了。”我说。

“这好像是今天的人为古人操心。托姆他们当时想到这回事了吗？也许想到了。但建设新的城市需要大量木材，从哪里来呢？也可能完全顾不上了。嗨，约翰，要历史学家是干嘛的！再喝一点……”詹森太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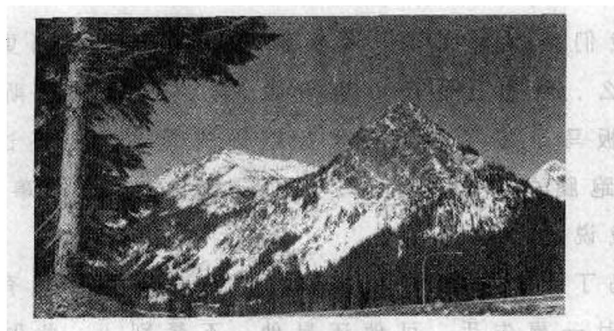
她的酒量不小，这我知道，有点飘飘然了。两三个高脚杯了嘛，不过我也不在乎。都说白酒使人思路混乱，红酒也许比较好。可以产生联想吧？《阿房宫赋》就有“蜀山兀，阿房出”的名句。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密执安垦殖者原来是重复中国古人的错误吧。所以说，学问的确是有益的。原来学者说东道西，想的都是今天的问题。

“……当然生态环境要遭殃了，那么多拓荒者蜂拥而来，破坏植被，猎杀野牛，攫取矿物。好在政府从20世纪初开始警觉，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和许多国家公园。你看到现在好了吧。”詹森太太补充道。

“约翰，你想什么呢？……密执安的树砍光了，可地价却上涨了。一些工厂因为失去了原料无法维持，破产了，no way！然而，托姆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早就林地兼顾，所以获利在成倍增长，银行里存了更多的钱。男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人，我就是喜欢那种大无畏，或者说爱冒险的人，但不是那种没常性，又不能吃苦的人。你看，托姆在野兽横行的大森林里单枪匹马地干，终于在地方上享有了声誉，他的每一步成功都是智慧、顽强和自律的结果。不是吗？”

“不过，他可真行，托姆一共生了6个孩子！”我说。





今日西部植被景观

“当然，那时也不算多。老大叫韦拉特，出生于1854年。他和他的太太住在木斯城旁小村的单间房舍里。那些日子里，拉货的工人们天天路过这里。他们家人是很好的人，邀工人在他家过夜。多少年以后，韦拉特的儿子库利问他的祖母：

‘祖父给你的礼物中什么是最有意义的？’

‘他把我们的单间房舍打了隔断。’祖母毫不迟疑地回答。”

“不过，那个时代也有判断的错误。老四和老五出生的间隔有7年之久，的确是有点事发生。19世纪6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发现了石油，那是一个离底特律东北不到100英里的地方。托姆受利益和财富的驱使，竟然卖掉了他的工厂、新房子和家财，当众拍卖库存物品，然后带着妻子、孩子和行囊，立即奔向石油产地。是不是糊涂呢？”我说。

“那当初他开始伐木的判断是不是糊涂呢？所以判断力和实际状况是否契合才是重要的。”詹森太太说。

“的确这次是判断错了。用石油快速致富的引诱仅仅是一个泡影。很快托姆失去了全部财产，悻悻然回到密执安。巨大的挫折就像是一夜的梦境过去了，做梦的人忽然两手空空……”我说。

“鲁莽和教训是财富。不过说起来很轻巧，重整旗鼓谈何容易！”詹森太太进一步说。

“我们都以为完了，没想到托姆的胆量更大。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他还心里有数儿。他回到木斯城找一位熟悉的老板马丁签了合同，准备购进一批木材。不过，托姆这次只能做跑腿的事了，而马丁则是筹款。事成以后对半分。”我说。

“马丁要他的毅力和经验，你想，托姆就有名气了。虽然他一时一事失手，可他还是他，不是别人。此时的托姆的确是身无分文。现在，他开始重操旧业，钻进阴冷的大森林。他只带了毯子、平底锅和水壶，令人不可想象的是他居然连帐篷都不带。整整一个冬季，他在森林里外游说买木材，连木斯城的合伙人都不知他到底呆在哪里。第二年春天，托姆终于露面了。他的确是寻找木材的行家，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与合同，是他过去的丰富经验和坚强的毅力帮助了他。这笔交易以后，他再次崛起，重新独自开业做木材生意……这方面《县史》上有什么记载吗，约翰？”詹森太太问。

“《县史》上只是记载了托姆在1870年和别人成立合营公司，他任公司总裁。那个时代农业上发明了钢犁、播种机、收割机。其他行业也在推行蒸汽动力机械。”我回答。

“当时托姆公司已经使用了先进的木材产品流水线，由于他们降低了成本，扩展了工厂的规模，产量迅速上升。噢，随后托姆盖起了他的永久性豪华住所。他花了3万美元盖房，这个数字现在说不算多，可在当时不禁令人咋舌。他把他的6个孩子送到各级学校上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其中，沃尔夫最有体育天才。他喜欢寄宿学校，性格有点像他父亲，精力充沛，自信，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但他9岁那年就遇到了不幸。一次游泳时，碰伤了右臂，谁知伤口不愈合，而且感染溃烂……”詹森太太说。

“很难想象不愈合的状况。”我说。

“这样持续了三年，医生认为必须截肢。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医疗决定，失去右臂首先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身心，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没有气馁，他重新学习游泳，你可以想象他



可以打棒球、网球和踢足球吗？他的确学会了，他特别加强他的左手左臂的功能，事实上他自信他能做普通人做的一切事。果然有一天，他常去游泳的地方听到有人呼救，他奔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他认识的一个朋友正在水中挣扎，他没有顾及他的身体残障，毫不迟疑地跳下水去，他潜入水中，用一只手臂救了一条人命。”詹森太太在讲述。

“他的勇气和家庭教育有什么关系，他们传代的灵丹妙药是什么呢？”我问。

“是不给钱，不表扬。上一代不就是这样吗？沃尔夫的兄弟姐妹都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但父母从不给他们钱。”詹森太太回答。

“教育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当时的美国人父母通常是不给男孩子钱的，家长总是希望他们自己有赚钱的能力。”我说。

“托姆是父亲，当他有了孩子时，他俨然是个严厉的工头。是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了一切，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孩子和他一样。暑假时，詹森家族的孩子都要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打工，完全是白干。沃尔夫曾有一段回忆：‘我记得有一次和弟弟从学校乘火车回家，我们的车应该是中午12点到站，但实际上晚了45分钟。到了家脱掉旅行服装，问候父母，吃完午饭，以为我们可以自由支配下午的时光。谁知刚吃过饭，父亲就过来催促：快点去工厂干活吧！我们无奈，只有服从父亲去他的工厂干活。不仅如此，我们必须尝试工厂里的每一种活儿，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和最累的。但他从不表扬我们，他认为表扬会使年轻人飘飘然，因此，父亲是在随时抑制我们任何的自大心理。’”詹森太太说。

按习惯，沃尔夫完成学业以后再去父亲的工厂里干活一般是付钱的，当时的月薪是20美元。几个月后，沃尔夫要求父亲加薪，但父亲生硬地说：这种工作我可以雇到5美元一个月的工人。于是他离家出走，他认为他有能力找到更好的工作。沃尔夫到了达帕城的一间保险事务所找工作，显然那个代